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三十二卷 一場好夢等空花 八集新書正結束

話說鳳奴小姐和仙姐兒乘了下游的輪船，不消一日，已到樂州。楊中丞就在城中住著。那樂州卻是通商巨埠，種種規模，同我這裡上海一個樣兒。熱鬧繁盛也差不多兒。也不用細細的交待哩。且說鳳奴小姐、仙姐兒上得岸來，就在中西旅館要了一個上等官房，安放了行李。鳳奴小姐道：「到卻到了這兒了，但是預備著的辦法，究竟妥也不妥，若使沒些影響，你我這一趟辛苦，卻是苦來呢？」仙姐兒道：「既已到這地步了，還有什麼猶豫，盡按著方針做去，才是道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不是我三心兩意，然你我兩個究竟是年輕的女子，在別人眼裡看來，最容易惹人疑惑。不知道到底是個什麼樣人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這個倒不用多慮，假如只是我一個兒，果然容易惹人疑慮，可知你鄧鳳奴三個字，漂亮的很哩。楊老頭兒，想情也知道。如今世界上有你這麼著的一個人呢。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只怕未必吧。」於是探聽了楊中丞的住宅，卻在東門內，閣老坊。鳳奴小姐道：「如此我們去瞧楊老頭兒的光景怎樣，再做道理吧。」仙姐兒便端整了一個小包兒，放著小皮包內，同鳳奴小姐一路向東走去，問了好幾回路，才望見城關。城廂裡頭擁擠非常。進了城內走不得一箭之遙，那閣老坊已在眼前。卻是個街牌樓，一所闊大門楣，一道圍牆，瞧去不知極處，只怕有半里之長。鳳奴小姐道：「光景就是這兒了，你瞧這不是相國府第嗎？」仙姐兒道：「決定是了。但是我在這兒，想當初楊相國在日，居官很有清廉、正直的好名聲。並且誰不知道是寒士出身？姐姐你瞧呢，這所莊院，直占了這條大路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哩。試問他不是索詐民財，買賣官爵，不然是那兒來的錢哇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竟不懂事了，楊相國這麼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官位，很可說一個錢不要，只飲民間一杯勺，那就論千萬的家私。不知不覺的有了，你還沒瞧見。但不過做了一任極貧極苦的知縣，又清又廉的官聲，不知不覺，幾百萬銀子，搬運到家裡去了。這還算明來明去的錢哩。你可知道，近今又出了一個怪東西哩。」仙姐兒道：「怎樣的一件怪東西哩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這怪東西的名兒、姓兒，寧可別要說印，何也呢？這怪東西最會哄人，如今社會上沒知識的人都恭維贊誦他的。卻是個忠臣孝子。要算二十世紀社會上的無雙人物。我如今直說印是曲學陋儒，矯情鎮揚的偽君子，假道學。一般達者，自然是說不錯的。誅心之論，何奈達者能有幾人哇。」

仙姐兒笑道：「你不說人已明白了，不是那個甚麼公司的總理嗎？若是此人呢，你卻不要說，世界上的人都是糊塗東西。吃他哄的顛顛倒倒，只當他是個忠孝子，卻不道，如今也都醒悟過來了，不上人的當了。這個關我們屁事。說印做甚，我瞧去，這所大屋子未必是楊相國的府第，或者是別的大老官的家裡呢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我說決意不錯的，橫豎問個信，也使得。」於是問了一個信，果然是楊中丞的府上。鳳奴小姐笑道：「如何？」仙姐兒便不言語，逕進裡邊，只見門房裡坐著一個老門公，年紀大約有六十多歲了。鬚鬚雪白，正在那裡打盹。還有幾個年輕的，卻在一個兒弄骨牌消遣。鴉雀無聲，寂然大有消極的氣象。鳳奴小姐心裡納罕道：「怎地演出這個景象來呢？」

仙姐兒也覺很不像中丞府第。如此荒涼，宛似一所沒香火的冷廟。且不管他，便咳了一聲嗽，這嗽卻是一縷嬌滴滴的聲音，頓然把那年輕的抬起眼來，瞧瞧著二位絕色美人，連忙把骨牌一堆，站起身來，堆上一個臉子和氣道：「二位姑娘來找誰？」這個當兒那老者也不打盹了，笑微微的瞧著。鳳奴小姐便道：「我們是彰陽到來，有要事求見你家老大人的。」

仙姐兒便向懷裡找出二張楷兒，遞與那年輕的。那年輕的接了那楷兒，皺眉道：「我家老爺是不見客的。」說著對那老者道：「伯伯你想呢？就是上去也是白勞勞的。」那老者就在那年輕的手裡把二張楷兒瞧了一瞧道：「不瞞鄧姑娘和尤姑娘說，我家老爺，不要說二位姑娘有甚公事，要見我家老爺一面，就是本家親戚也見不到的。」鳳奴小姐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呀？」那年輕的陪笑道：「二位姑娘口音不是這裡呀。老遠的請過來，想來一定有很要緊的公事。何奈姑娘們沒有知道我們家的內容，所以望門而來。按理呢？自該上去回一聲，那就我們的職分也盡了，姑娘們也不怪我們不肯上去了。姑娘們若不嫌褻瀆時，請進門房裡來坐一下，喝杯茶。待我們說個大略。」

那老者也說：「不是我們不上去回，只消姑娘們瞧這光景就明白了，我們家也算得數一數二的大紳士人家了，卻應該門上有一點兒熱鬧的樣子。這樣子不成了個冷朝嗎？姑娘們不知道只認得是我們懶惰哩。」鳳奴小姐見那兩個門上的一老一少，和氣的很，而且端的有些詫異，便含著笑就在門房裡同仙姐兒坐了道：「掌家的喚做甚麼名字？」那老者想道：倒別緻的很，怎地叫我們掌家的呢？瞧那楷上卻是彰州人，要是彰州的風俗如此，也沒的好說。便陪笑道：「我叫楊福，這兄弟叫楊壽，請問哪一位是鄧姑娘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我便是姓鄧，這位是尤家小姐。不知你家老大人，怎地不肯見我們。我們端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更且是你家少大人，再三的說我們姐妹兩個路過這兒，須得面見老大人，有句緊要言語哩。」楊福、楊壽一聽了「少大人」三字直站起來道：「二位姑娘敢是我家見過來嗎？可別弄錯了，不是我家公子哇。」仙姐道：「你家公子，不是表子兒喚做鑫甫嗎？」

楊福一迭連聲道：「著著著，我家公子卻是叫做鑫甫，現在那兒呢？咳！我家老爺為了這位公子，直尋到這個地步，只道是在外邊，三長兩短的了。原來還在。兄弟你快去回一聲太太罷。老爺是木頭似的人了。回他也沒做理哩。」楊壽飛也似的裡面去了。鳳奴小姐道：「你家公子怎樣的一張臉呢？」楊福道：「說來也話長，橫豎見了太太，自會知道。」約有半個鐘頭，楊壽方才出來，接著一個十五六歲的花面丫頭，笑嘻嘻出來。楊壽道：「二位姑娘同小春妹妹進去罷。太太請呢。」小春也道：「太太請姑娘們有話說呢。」

鳳奴小姐、仙姐兒便跟著小春，一路走去。想到按著這樣人家的規模，該勢派點兒哩，其實也覺尋常的很。不覺過了兩三層屋子，雖是高大房廊，然而索然沒一點兒生氣，竟似敗落鄉紳的樣子。又進了一層便是房廳了。小春便請鳳奴小姐、仙姐兒坐了。須臾，只見太太扶了一個小丫頭，從側首裡出來。鳳奴小姐、仙姐兒便站起來迎上一步，請了個安。太太忙回禮道：「二位貴千金少禮，少禮。」瞧著鳳奴小姐道：「這位是鄧家小姐了，久慕小姐高名，如雷灌耳。」鳳奴小姐謙了一回。太太又道：「尤家小姐府上也是彰陽嗎？」仙姐兒道：「回伯母的話，敝處犁州。」太太呆了一呆道：「犁州嗎？還是城裡呢？鄉居？」仙姐兒道：「東門外。」太太道：「嘎，嘎，也是東門外嗎？小姐的府上同尤心迴是一家嗎？」仙姐兒道：「可是現在署提學的？」太太道：「原是呀。」仙姐兒道：「這是奴的胞叔。」太太失驚道：「這麼著小姐是心齋的女兒嗎？」仙姐兒好生詫異道：「是的，太太怎地知道呢？」太太笑道：「小姐認得老身嗎？」

仙姐兒仔細端詳了一回，其實不認得。太太笑道：「怪不得小姐認不得老身了，就是老身也認不得小姐哩。假如不說起，那裡想得到就是小姐。當初老身到村上的日子，小姐還只得三四歲哩。如今已是十餘年了。」仙姐兒滿肚摸索，終竟想不起是誰。鳳奴小姐也聽得呆了，便道：「太太怎地到過我家妹子的家裡呢？」太太笑道：「小姐們卻斷然想不起的了。當初先夫在日，卻在犁州黃學士村裡處館，有二十餘年之久。尤小姐的叔父心迴原是先夫的門下。那一年，心迴中舉人，開賀，老身也到府的。直喝了二天酒。」

仙姐兒沉吟道：「叔叔的先生，聽說是姓繆呀，沒有姓楊的。」太太笑道：「老身原來姓繆姓呀，並不是姓楊。這是老身的娘家。自從先夫去世之後，先夫卻是一個寒儒，親族又沒一個。老身只得還來娘家依靠著兄弟過日子。這兒是老身的娘家，並不是正主兒，這閒話，休要說印，不過弟妻已亡故了。兄弟自從致仕回來，事情兒很不如意。最是不如意的事，兄弟只生一個兒子，為了一點閒氣，使性兒出門去了。媳婦因為丈夫出門之後，杳無音信，存亡未卜，成日家吵鬧不休。弄得個不成樣子。說起來，著實可羞，也不必去說了。綜而言之，楊氏家門不幸，穩穩的不順溜，所以我的兄弟氣壞了心經，如今癡癡癲癲的主持不得家事。因此老身權理著。恰才小姐們說，曾經見過我家的鑫甫姪兒哩。如天之幸，我家兄弟得了這天大的喜信只怕心病馬上要好了。不知道如今在那裡？既是相煩小姐們特地到來，可想於今悔過了。然而父母原有愛子之心，當時節，他乾錯了事，自然要訓責訓責的呀。」

鳳奴小姐和仙姐兒聽了太太的這遍言語，一點兒頭腦找不到。太太又道：「如今鑫甫姪兒，在什麼所在安身？怎樣又同小姐相識起來？既然同尤小姐相識了，難道沒有說起心迴嗎？若然說起了心迴，想必要提起先夫哩。」終竟還是鳳奴小姐有些見識，便道：「太太我們特地到來，原有很難索解的一段事體。先要請問令姪出門的時節，太太可知道隨身有多少行李、多少盤纏，有甚麼要緊的物件？」

太太見鳳奴小姐問得詫異，頓了一頓道：「當初姪兒出門的時節，原是使性兒，不別而行的。休說老身沒知細，就是他爹娘妻妾，也沒有知道，至於行李、銀兩卻沒有的。不過他平日間，隨身揣帶的一個小皮包兒，就是有些銀兩，零用的罷哩。」說著又轉口道：「銀兩卻有的，我記那一天，一去不回的日子，卻是他捐官去的。」鳳奴小姐忙問：「捐的什麼官，到底捐了沒有？」太太道：「捐的是縣丞，可是到了最後捐了沒有，委實沒有知道。」鳳奴小姐又道：「如今據太太說來，令姪是不別而行，可想古董玩器，益發沒有攜帶一件的了。」說著對仙姐兒瞧著道：「這關係可不小哩。」太太忙道：「什麼關係呀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不忙，且請太太細細地說，我們聽令姪出門的緣由是怎樣的。」太太既是這麼著，可想其中必有道理，雖然不雅致，也只得直說了：「我那姪兒是娶本城中進士的第三個女兒，姿色其實平常，又是抽鴉片煙的，而且做女的時際，已有了話把的哩。倒是那姪婦的妹子，五小姐很有點兒姿色，當時還只得十五歲，嬌模嬌樣，著實不安分。我那姪兒卻愛上了小姨子了，私底下有了話兒，及至肚子高起來了，可是不得了嗎？幸而中進士。倒很好說話，索詐了一萬銀子，給姪兒做妾。我兄弟是不肯浪費一個錢的人，但是事到其間，也沒有法子，只得忍著肉痛，拿出一萬銀子來買靜求安。狠狠地把兒子訓責了一常且說一大堆的銀子，做老子的拿出來了。至於你會作樂得趣兒，該小老婆，你有本事自去養活印，不許住著一塊兒。你自去租屋子立門戶。當初親戚們勸了好幾次，終勸不成，於是另立了一個門戶。不覺三年有餘。姪婦又鬧出亂子來了，這卻污了姓楊門楣了說也可丑，愛上一個沒頭髮光郎。」

仙姐兒插了一句道：「沒頭髮的光郎是個甚麼東西？嘎，敢是留學生了。」太太瞅著仙姐兒，微微一笑道：「當時節，還不興有這種樣的。叫什麼留學哩。這是十年前的事情哩。卻是白蟻廟裡的當家和尚。」仙姐兒道：「和尚有甚麼味兒，譬如我；是老實說，寧可悶死了，到底不高興的。」說得太太笑起來，眼淚直流。鳳奴小姐蹙蹙足道：「你瘋了嗎？這裡是甚麼所在，也是這麼的胡鬧。」仙姐兒頓然回過來，這兒是客家，怎地忘情到如此地步。直羞的沒個地洞可鑽。太太道：「尤家小姐還是小孩子家，歡喜說說笑話的。當初老身做孩子時，也是這個樣兒的。」笑了一陣又道：「那姪婦既是做出這件事來，被阿公逐回娘家去。豈知夫婦的愛情還好，因此姐妹住在一塊兒，姪兒卻一妻一妾，另立了一個門戶。姪兒是讀書公子，沒有賺一個錢的本領。那姐妹兩個就不安分了。不三不四的盡乾去，卻應了一句俗談，叫做『香火趕出和尚』了，只得在老子跟前磕頭求拜。回家來，又是三年，所謂父母終有愛子之心，重又娶了一個妻子，又替他捐一個大八成的縣丞，就是兒銀子的那一天……噯，又敗露出一件事來；哪知姪兒同二姨娘私下往來兩三年了，方才被老子知道，可知這個亂子沒收拾了，因此使性兒一走，直到如今，存亡未卜，生死不知，已是十年光景了。如今到底在那裡呢？我兄弟只此一子，想念的要不得。最可惡的是，後來娶的那一位，也是不爭氣的。自從丈夫出門之後，倒和鍾家的姐妹兩個做一路兒，聽說如今在城外開了一所旅館，專做那精緻不過的不端事體，竟是姨子的別派了。」

鳳奴小姐聽了歎息一回，便把碧玉連環的根由底細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太太聽著直驚出好幾身冷汗，不知不覺流下淚來。忽地一拍手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我那姪兒，卻有一個老大的記識的。他的眉心裡頭有赤豆似的一粒紅痣的。」鳳奴小姐、仙姐兒異口同聲的道：「那卻沒有的，沒有這紅痣的。」太太笑道：「這麼著，這理刑廳是誰呀？為什麼要冒充我的姪兒呢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太太，奴早已疑在心裡了。若然果是你家公子呢，萬事全休。然而他寫的信，如此不通，決定不是你家公子了。何也呢？你家公子的筆墨，奴曾見過來，端的是現今的小名家。這是第一個疑團。至於既已認了我父親做乾爹，又同奴才拜把子，這麼沒倫理，豈是公子家的行為？這是第二層疑影。仔細算起來，為什麼要冒著你家公子呢？其中必定藏著一條命案哩。不過天底下沒有這麼大膽的人。不提防敗露嗎？於是又委決不來。頭裡原想備細的。打一個電報到來，仔細想來，終不妥當。因此還須親自走一趟，終竟妥當的多了。」

太太道：「小姐們不嫌跋涉，這麼老遠的到來，端的是為了我們楊家的事。我們感激不盡呢，既是承小姐們的好意，但不知那裡做官的到底是不是我家的姪兒嘎。若是不的，我那姪兒那兒去了呢？我那兄弟又是弄得這麼木居士的樣兒了，就是同他去說，瞧光景也是徒然的了。不然該當親自彰陽去走一趟。瞧瞧那個理刑廳，究竟是誰？到底那麼著的一樁公案嘎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我們親自到來，原想請老人家同我們去瞧一個水落石出，據太太這樣說來，不是仍是徒然嗎？就是老人家不能辦事了，府上邊終有可靠的人呢。」

太太沉吟道：「事體呢，終須我們這裡派個人去，查究一個明白。我們兄弟是端的不成功的了。但是派誰去呢？我們雖這樣人家，其實房族凋零，親戚也少，並且我兄弟病了這幾年，益發的與世不通了，要是我同小姐們去走一遭罷，然而我也不過只能認看認看，到底是不是我那姪兒罷哩。若然不是的，內中一定有非常的變故，在裡頭了。老實說，我是一點兒沒行用的人。叫我弄些什麼來呢？」仙姐兒道：「太太同我們去是最好的了，只消太太認一認是不是就完了。其餘的事，都由我們替太太就是了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是呀，太太認一認，卻是你家公子，我們自然幫著勸他回家來。省老人家朝夕想念。只怕老人家一見兒子回來，病馬上就好了。若說不是你家公子呢？裡頭的事情多哩，也不煩太太費一點的心，包管著我們身上，查究出你家公子的實在來。至於感激我們的話，再也休提。我們同府上，雖是沒來由，按著新學家說起來，都是同胞呀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這句話姐姐說錯了，放著孔夫子的道理不說，倒替那般沒頭魂增起光來了。四海之內皆朋友也，不就是這個意思嗎？到底按著天理人情的事，終逃不過我們孔夫子的說法。」

鳳奴小姐笑道：「吃你摘了字眼去了。但是這事情非常緊要，延待不得。請太太馬上動身，就趁著今夜的輪船，橫豎如今也便的要不得，用不著累累堆堆的行李。到了那裡，我們家裡少了那一件嘎。」太太道：「今兒只怕來不及，請小姐們耽擱一宵，我們也盡一點敬意兒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假如果是你家公子時，不要說耽擱一宵，就是十天也不妨。據我瞧去，其中必定有非常的事端在裡面呢。若說要盡一點兒敬意，還是將來事體完了，我們索性打攪府上一年半載倒可使得。今兒一定要請太太動身的。何也呢？倘是冒充你家公子，這人也並非平常之靠，決然是機警萬分的人，倘使漏出一點破綻，讓他預備了，那麼就費事了。」

太太瞧瞧鳳奴小姐說得直捷，只得收拾了一個簡潔行裝，當日三個兒，一搭地起程，水陸並進。第三日，已到彰陽大埠。鄧光卻扣准日期，已在碼頭上等候。鳳奴小姐道：「這位是楊府上的姑太太。」鄧光便請了個安，太太著實謙和，站起身來堆下一臉的笑容道：「管家少禮，據貴小姐說來，我們這事兒多虧了管家爺兒兩個的功勞，將來我們終知道呢。」鄧光又請了一個安，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鳳奴小姐便道：「老爺在衙裡嗎？」鄧光道：「事體通端整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如此很好。」這當兒，鄧光已僱了三乘轎子。鳳奴小姐、仙姐兒、楊家姑太太坐著轎子，一溜兒進城，向理刑廳衙門來。須臾已到，鄧光把帶來的三五個小兒暫且穩住在宅門上，便去報知楊理刑：「我家姑娘同尤姑娘到了。」

楊理刑正同著子通談天說地。一聽著仙姐兒到來，心上十分詫異；既已約著等他們拜壽去了，叫我到他那裡去的，今兒但不過說妹妹要來，怎地一塊兒來了？想來等不得了，要緊同我相會了，只怕他也想到衙裡來，到底容易做事，本來他信上的計較不很妥當啊！心上這麼想，早已直站起來道：「妹妹來了，快請太太出來迎接。」說著，一路迎出來，只見三乘轎子一溜兒歇下。柳燕兒只在房廳上等。楊理刑瞧著三乘轎子，想是一乘是丫頭哩，及至一個個出轎來，一位五十多歲的太太，心裡詫異萬分，不知是誰。鳳奴小姐先上前來叫了一聲：「哥哥哎，你家的姑母到了，快快迎接呀。」

楊理刑心上一凜，還不曾回來，太太已走近楊理刑身旁，一瞧道：「你是誰呀？你可是楊相國的孫子，楊中丞的兒子楊鑫甫嗎？」楊理刑卻鈍口道：「你是誰啊？」太太笑道：「我便是楊相國的女兒，楊中丞的姐姐，楊鑫甫的嫡親姑母呀！」這當兒，鄧

光已瞧著光景，情知不是，便把手一招，那三五個小公兒一擁而進。柳燕兒最是靈利不過的，看出風頭便想把大衣脫去，越屋而遁。鄧光笑道：「嫂嫂，不要走。」說時小公兒把預備的索子向柳燕兒的腳上一繞，柳燕兒便站不住，橫躺下去。鄧光忙扶住道：「你不認得我了，怎不想在京城裡的時候呢！我倒沒忘記你是跑解馬的柳姑娘呢！」這個當兒，楊理刑已面色如灰，情知脫身不得，只得向鄧子通跪下，子通不忙道：「不慌不慌，我終不負你，你只消把仔細根由說個明白，我終替你設法兒，保你沒事。我們上房去談，省得傳出風聲去，不好聽呢。」於是一群人押著那一對兒賊男女到上房去審出情老。原來這楊理刑是個偷雞摸狗的一流人物，叫做什麼「賽時遷」曹麼，他老子也是著名的「三隻手」，從這營生上居然很積幾文錢。這曹麼，從小機警萬分，詐偽百出。子通家一案還是他老子乾的事，未幾死了。曹麼已是三十歲左右了，所乾的事比著他老子還有能耐，志向又比著老子高大。原想花幾個本錢，捐一個小老爺來做他一回。若是賺錢便棄行換業，就此做官；倘使乏味，再做他的家傳行業。一想捐官，何苦花著血本呢？何不偷他一票來捐呢？恰好那一天，就是楊公子拿著銀票去兌銀子，露了他的眼。便想道：一定是拿去給那婆娘的，那是算得定的。再過一會子，這票銀子不姓楊了，便姓曹了。於是記在心上，及至黃昏時分，忽又遇著楊公子搭上真州的小輪船，只認是有事體到真州去，所以帶了好些銀子，但是一個兒卻沒底下人，又有些奇怪。因此也搭上輪船，假意慇懃，探出楊公子心事：因為私通父妾，敗露了機關，端的要不得，所以逃走。於是起了個不良之心，到了真州把楊公子的性命害了。豈知包裡頭只有百十兩銀子，倒有捐現存的一張縣丞執照，看那年貌相同，便假名兒到省做官，端的一路順風。不過這幾年就到這地步了。鳳奴小姐道：「我料的不錯嗎，猶如眼見的一般。」

子通道：「你膽也太大了，不防到楊府上打聽出來嗎？」曹麼道：「有這緣故，既是為了這樣不端的事逃出來，他家裡也氣極了，三年五載裡頭不會尋訪，並且到省的時節，部照上已改了一個名字，就是表字外號都已改了。這會子也是天敗。要想在尤小姐面前攏點闊氣，所以露出破綻來了。這樣看來，淫欲之心斷斷動不得，假如頭裡不想鄧小姐，沒有尤小姐的一局，我做我的官，鄧小姐就沒事了。想到這一點的好處，鄧老爺終要周旋小人呢！」子通喝道：「放屁！既由屍親攔阻，你也沒有什麼權柄了，你自己投在網裡。老實說，說謊話逗你玩呢！尤味蘭原是急病死的，你去想吧，我們是何等人家，我女兒是何等樣人，肯做半些兒的錯事嗎？你不說我到這事上，我能可憐你，求求楊府上姑太太將就些兒；既說到這事上，不要說楊府上姑太太將就饒恕你一些子，我就不答應。我們爺兒兩個同尤家父女費了如此一番心血，查究出這樣駭人聽聞的事來。」說到這裡，曹麼、柳燕兒一齊磕頭。子通的心不禁一軟。太太原是沒注意的人，並且聽著這樣的駭聞，已經嚇糊塗了。這個當兒，彰陽道台衙門傳到一件緊要文，不知是何公事。做書的並不是不肯說，說起來情節很長，時間又放不落手。索性回家去料理一番。空出身子再編一部後集吧。